

文藝創作選



白云区文化馆编

2

文 艺 创 作 选

(二)



一九七八年九月

目 录

小 说 · 散 文

房 东 (小说)	亚 光 (7)
粉笔头 (小说)	杜声鼎 (58)
大愣和二愣 (小说)	钟 唤 (81)
徒 弟 (小说)	缪 翔 (90)
大眼睛的孩子 (小说)	伍文平 (64)
林荣惊梦 (童话)	王正贤 (103)
映山红 (散文)	雍平炎 (20)
晨 曲 (散文)	周振琴 (110)
万双巧手绘新图 (报告文学)	郭 祥 (32)

诗 歌

七律二首——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	杜永红 (4)
历史不能这样写	曹跃清 (5)
向科学进军	陈薇纯 (44)
桂枝香——祝全国科技大会胜利召开	何 伟 (43)
捧着十年规划图	李 博 (47)
工程师睡着的时候	王利元 (49)
图书馆的窗口 (外一首)	余光新 (54)
不褪色的巨标 (外一首)	彭忠义 (73)
飞驰的解放牌 (外一首)	杜永红 (76)
冶炼工人的心愿	李开夏 (79)
春 雨	雍平炎 (95)
风雨中的禾苗	周振琴 (102)

民歌一组	莫子烈 周训厚 朱 兵 张 辉 朱 勇 谭付华	(113)
游花溪	陆佳兴	(120)
儿歌二首	李 博	(121)

戏 曲

新计划 (快板剧)	张明涛	(124)
柜台艺术 (数来宝)	郭 祥	(142)

新 苗

夜	贵铝五七中学高二级学生 王勇琦	(153)
难 题	沙文社中初三级学生 王志刚	(155)
他象雷锋那样	白云二中初二级学生 邵晓艳	(151)

祝愿艳山花竞艳	贵州人民广播电台 潘俊龄	(157)
---------------	--------------	-------

美 术

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宣传画)	余汉雄	(封二)
炉火映红心 (摄影)	王建国	(封三)
攻 关 (摄影)	李昌镰	(封三)
春 雨 (水印木刻)	雍平炎	(封底)
画页八幅	余汉雄 王荣森 刘 宇 张居中 雍平炎 贵阳耐火材料厂 温钟荣 彭绍德	
封面设计	陈维桢	

七 律 二 首

——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

杜永红

(一)

犹记中天落炸雷，
神洲八亿哭声悲。
才沾甘露辞苦命，
只望晚晴仁余辉。
平日音容千代暖，
一生教诲万年垂。
恰逢治国初收效，
遥祭英灵捷报飞。

(二)

领袖英明四害除，
导师遗愿化宏图。
隔年赤县换新貌，
映日金辉赖宝书。
攻破千关豪气壮，
直通四化彩虹铺。
长征后继开生面，
万马扬鬃驰坦途。

历史不能这样写

曹跃清

谁说导师离开了我们？
谁说领袖已和我们别离？
我要大声疾呼历史，
不能这样写，
不能这样记！
看，那不是毛主席吗？
正神采奕奕，
登上天安门城楼，
微笑着向我们挥手致意。
呵，
毛主席一定听到了大干快上的胜利喜讯，
一定看到了抓纲治国的丰功伟绩。
生前安排逐步实现，
未竟的事业正在继续，
革命的航船又有了新的舵手，

毛主席的好学生——
英明领袖华主席。

谁说毛主席离开了我们？
谁说亲人已和我们分离？
我要大声疾呼历史：
不能这样写，
不能这样记！
我们的毛主席——
他是刚写完一篇雄文
才停笔……
他是刚批完文件
才休息……
我们的毛主席——
是去视察祖国大江南北，
巡视世界各地；
我们的毛主席呵，
是往九天揽月去！

历史请这样写——
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他，还健在，
永——远——健——在！
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 小说 ·

亚 光

“黄同志，你这回还是歇永富老者家吧，熟人熟事的，方便些。”我刚放下背包，队长老梁迎上来热情地说。

我一听还是安排我歇永富老者家，心里老大不乐意，便委婉地对老梁说：“梁队长，换一家人吧！”

老梁朝我挤了挤眼，竟嘿嘿地笑起来。

我看看自己的身上脚下，并没有什么值得笑的。便生气地说：“你笑啥子哟！”

老梁忙收住笑，作古正经地说：“是别个倒不见得要歇永富老者家，是你就非这样安排不可！”

我更生气了，凭啥子非要我歇永富老者家，莫非我还没有领教这位房东？可以说那一段不愉快的生活象烙印一样深深地留在我的脑子里，现在提起来还叫人寒心。

那是一九七六年春天，县里按照上面的指示组织了一个宣传队，下到各公社宣传、推广小靳庄经验。我分到双河公社杨柳湾生产队。说内心话，对这个名噪一时的小靳庄经验，我和许多同志一样是有看法的。但是那几年，我们这些宣传干部，习惯了“理解的要宣传，不理解的也要宣传”，所

以，尽管心里想的是另一样，嘴巴却不得不照着上面发下来的材料念。并且还得尽量宣传好。

我来到杨柳湾，队里安排我住一位叫张永富的老者家。按照以往下乡的经验，凡是安排我们这些工作同志住宿的房东都是些热情、周到的好大伯、好大娘。何况刚才队长老梁还告诉我，昨晚上他特意通知了永富老者。我沿着寨脚高低不平的石板路快步向永富老者家走去，我仿佛看到了一位白发长须、慈祥和蔼的老大伯在朝着我微笑。仿佛已经端起了茶碗，闻到了房东自己酿制的土茶的香味。那香味可是山区农村所特有的！

我走进永富老者家的院子。这是郊区农村常见的小独院。正中三间大瓦房，中间的堂屋退进一步。左边是一间茅草盖的厢房。右边是牛槛，牛槛里一头黄母牛卧在干草上安闲地反刍。牛槛门口，一位老者正坐在石磴子上编着一只草篮模样的家什。这老者看上去六十几岁，干瘦干瘦的，一团青布帕裹在头上，露出花白的头顶。脸上象刀刻似的布满了密密层层皱纹。他勾着头，半眯着眼睛盯着手里的活计。长长的篾条象条小青蛇在他手里驯服地穿来穿去。

我走上前，亲热地喊了声：“大伯！”

老者象是没听见，继续编着他的草篮。

我迟疑了一下，又喊了声：“大伯！”

老者的眼睫毛微微动了动，象是听见了，又象没听见，还是半眯着眼睛盯着手里的篾条，不理也不睬。

我惶惑了，怀疑自己找错了人家，便转身要走。

“转来！”老者终于吭声了，他抬起头冷冷地扫我一眼。这时候，我才发现这位房东并不象我想象的那样，他那

瘦瘦的脸上一丝笑意也没有。相反，从那密密的皱纹里和那一双深沉的眼睛里透出一股凉气，使人感到冷冰冰的。他指着对面的厢房说：“就歇那点！我不得闲，你各人去打扫！”说完又勾下头继续穿篾条，不再理睬我了。

我愣住了，呆呆地望着眼前这位瘦小的老者，心里很不是滋味。最后只得灰溜溜地走到厢房门口，伸手推开了门，一股潮湿发霉的气味冲出来，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厢房里堆了半间的松毛柴，柴堆上胡乱塞着几只断了篾筋的竹筐，竹筐之间挂满了蜘蛛网。靠着柴堆还立着一只断了弯弯的犁头，上面积满了灰尘。挨着屋角有一张用圆松木棒搭成的床，看样子是为我临时准备的。我找了一把秃头扫把扫了扫四周的蛛网、灰尘，正准备解开背包铺床，这才发现床上除了几块带树皮的毛板子外，竟没有铺草。我从小窗洞里望出去，那老者还在专心致志地编着草篮，好象根本没我这回事。

我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硬着头皮走出厢房，来到他跟前。我小心地问道：“大伯，你家里有没有稻草？”

老者抬起头来，莫名其妙地打量我一会，说：“啥子？你要稻草铺床？”

我点点头。

老者把脸一垮，愠怒地说：“牛都只差饿死，哪点还有稻草铺床！”

我一下子窘住了，只感觉脸上烫乎乎的。半天回不过来。

这晚上，我只好折起铺盖，一半垫一半盖，将就过了一夜。我想：反正就一个月，只要工作顺利，能对付就对付过去吧。

不料，第二天的动员会上，我又遇到了更难堪的事，差点下不了台！

本来，双抢大忙时节，动员会应该放在晚上开。可是我知道晚上开会人总是到不齐，来了男的就少女的；来了女的就一定来不了男的。便叫老梁通知社员们吃了早饭统统到队部大屋里开会。

老梁的吆喝声响过不久，社员们陆陆续续来了，把宽宽的屋子挤得满满的。尽管有十几条长凳，可是谁也不坐。大家毫无顾忌地吵着、骂着，对耽误农时开会一肚子的不满。我装着没听见，拿起那份介绍小靳庄利用诗歌评法批儒的材料自顾自念了起来。我一边念，一边偷偷地膘膘听众：老者们板着脸孔，大口大口地咂着烟，一股股呛人的叶子烟气从他们嘴里吐出来；姑娘媳妇们挤在一堆，叽叽喳喳地吵着，不时斜起眼睛膘膘我；小伙子们更是焦躁不安，手里捏着鞭杆儿，眼睛直瞪着我，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什么。屋子里简直闹成了一锅粥。实在太闹了，我不得不停下来吼两句，最初还管管用，到后来随我怎样吼也不起作用了。我掉脸望望旁边的老梁，想请他压压阵，不想他象泥菩萨似的稳坐着，根本无动于衷，好象开这会与他毫不相干。我只好放大嗓门，想用自己的声音压过屋子里的喧闹。就在这时候，我发现一件怪事，永富老者，我那房东居然蹲在门边不哼也不哈，手里拿着烟杆，睁大着两只眼睛呆呆地望着我。尽管脸上什么表情也看不出，可是很明显，他在注意听我念材料，生怕漏掉了一句话、一个字。

我精神振作起来，不管怎样说，我还能吸引一个听众。我有意念得慢一些，尽量注意抑扬顿挫。想让永富老者听得

更清楚些。

刚念到一半，突然“嗑！嗑！”两声，吓了我一跳。我连忙抬起头，只见永富老者已经站起身来，把烟杆插进腰带里，不声不响地走了。门槛上留下了一截冒着余烟的烟锅巴……

我还来不及反应过来，屋子里轰地开了锅，大家纷纷往外走，一边走一边还说着风凉话：

“收起罗，嗑嘴经念得再好，庄稼还是要人做！”

“写诗？不给他饭吃，怕他要挺尸！”

……………

我气得说不出话，眼睁睁地望着大家走了，老梁朝我叹口气，招呼也不打，跟在社员后面也走了。屋子里顿时空荡荡……

一种孤独、空虚的感觉袭上心头，我掏出手绢揩了揩额上的汗珠。此刻，我想起永富老者，他为什么不听完就走了呢？莫非我念错了？我翻了那本厚厚的材料，眼花了，头也晕起来……

可是，更头痛的事还在后头哩。

这天早晨，因为没睡好，我早早地起了床准备去检查团支部的赛诗台。



头天，我曾吩咐老梁安排几个团员在家抄诗。我刚走出厢房，场坝那边突然传来一阵吵嚷声，听声音，好象有永富老者。我连忙把门拉上，朝场坝跑去。我心里嘀咕着：“这老者不晓得又出啥子拐了！”

场坝上围了一堆人，每个人都赤着脚，挽起的裤脚湿了半截。几十挑带着露水珠儿的垫槛草横七竖八摆满了场坝，看样子是在过称。

“大男八汉的，几十斤就把你压垮杆啦？”永富老者正在气呼呼地斥责一个小伙子。他也赤着一双脚，腰间还拴了一根草绳，草绳上吊着一只装着钯刀石的小竹兜。

那后生显然不服气，顶撞说：“割几十斤算好罗，你不见那几个文鞭人光是写写划划，不同样也拿三分？”

后生的话把永富老者问住了，他正要开口骂什么，看见我走过来，便恶狠狠地瞪我一眼。呸！一口唾沫从他嘴里吐出来，落在我面前的石板上。车转身，气呼呼地走了。

我火了，你们割草记工分关我屁事！凭啥子朝我吐口水？这时候，我喉咙直发痒，真想破口骂几句。

偏偏老梁不识相，光着脚丫走过来，作古正经地问我：“黄同志，你说这事咋个办？”

我恨他几眼，忍住气说：“咋个办？该咋个办就咋个办！”说完，掉头就走。背后追来一连串嘲骂声。

又是几天过去了，我的工作一点没有进展。不仅布置下去的一家一个赛诗台不见影子，就连团支部好容易弄出来的赛诗台也被雨水淋垮了。我接连召开了四五次动员会，果然人到不齐，稀稀拉拉的，一天比一天少。我心里急得象猫抓，照这样下去，万一上面来个人检查，咋个开交！想去想

来，我决定先做做永富老者的工作。一来因为他是我的房东，尽管他老是回避我，但一日三餐总还得凑到一张桌子边来。二来我明显地感觉到这几天工作不顺利跟他有着什么关系。

这天吃晚饭，我有意找永富老者攀谈。我知道这老者对种庄稼的事儿感兴趣，便先从今年的异常气候、秧子的长势谈起。果然，老者冷冰冰的脸上慢慢地出现了一丝笑容，间或还唔唔地应两声。我看渐渐投机了，便巧妙地把话题一转，扯到小靳庄经验来。殊不知就象贵州天气说变就变，老者已经舒展的面容突然又阴沉下来。那一道道刀刻似的皱纹愈来愈深，愈来愈密。我心里一发慌，接连打了几个顿。然而既然已经开了头，我只好顺着嘴一条条扯下去。我刚讲到一家一个赛诗台，不分男女老少，识字与不识字，人人赛诗时，房东的小孙子毛毛好奇地问我：“叔叔，啥子叫赛诗台？”我象获救似的连忙把小靳庄举办赛诗台的情况详详细细地摆给毛毛听。其实，我是故意说给老者听的。我偷偷地瞟了老者一眼，见他正往嘴里扒饭，嘴角边隐隐露出一丝难于觉察的嘲笑。我真有些生气了，要论口才，在县委宣传部里我并不算孬角，可是就偏偏不能打动他！这老者当真是青杠木脑袋？我还是耐着性子继续宣传小靳庄经验。

突然，老者掉过脸问我：“喂，他们一亩地打多少谷子？”

我一楞，差点被嘴里的饭噎住，等我缓过气来，老者已经走了，留下半碗饭，正冒着热气。

我怏怏不快地回到厢房，往床上一躺，几天来的苦闷和烦恼一齐涌上心头，我怨恨起这倒楣的差事来。

突然，院子里传来房东一声喝斥：“写！写！写个干毬！那黄母牛不吃草了？唉？”紧接着是毛毛呜呜的哭声。我连忙翻身起来，从窗洞里往外望：永富老者把一只新编的草筐甩给毛毛，气呼呼地进屋去了。毛毛两手揩着眼泪呜呜地哭着。我悄悄地朝他招招手：“毛毛，快来！叔叔问你。”

毛毛抽泣着走进厢房。我蹲下身子搂住他问道：“乖毛毛，告诉叔叔，公公为啥要骂你？”

毛毛揩着眼泪说：“公公要我割草喂牛，我的诗还没写，老师规定明天一早要交。”说着又呜呜地哭起来。哭了一会，毛毛抬起头，一对水汪汪的眼睛望着我，央求说：“叔叔，你帮我写一首嘛，队里的黄母牛要下崽了。再说‘发夹’、‘肉夹’我没见过，我只晓得捉黄鳝的竹夹夹。”

我愤然了，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懂啥子法家、儒家？这位老师真是岂有此理！可是，不管男女老少，识字与不识字，人人都得写评法批儒的诗歌，不是我亲口布置的吗？我又惶然了。

从这以后，房东对我更冷淡了。在外面碰着，他远远地避开；在家里撞上，他头一勾装着没看见。我实在呆不下去了。

幸好这时候，县委来了指示：停止宣传小靳庄经验，宣传队统统撤回。我象被判了无期徒刑突然获释似的，当天卷起铺盖就走了，连招呼也没向房东打一个。

可是现在，我却又要回到永富老者家去！

我冲着老梁说：“不行！给我换一家人！随便哪家都可

以。”

老梁拍拍我的肩头，笑着说：“算了，黄同志，还是听我安排！给你说，从土改工作队进村那年起，永富老者就是你们的老房东了！”

我惊异了，睁大眼睛望着老梁。

老梁意味深长地又补充了一句：“你这回是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比不得上回罗！”

看来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我只好背起背包没精打采地顺着我熟悉的路到永富老者家去。一路上，我琢磨着老梁的话，不错，我这回来杨柳湾是与上回不同，并且，随着揭批“四人帮”的一步深入，我对许多被“四人帮”颠倒的是非重新有了认识。可是这跟我的房东能有什么关系？象他这样犟头犟脑的老者竟会是我们的老房东！莫非他对土改工作队也是这样？从队部到永富老者家并不远，我却觉得这条路很长，很扯脚。

总算挪到了，我怀着复杂的心情打量着我曾经住过的这户人家。看起来，这一两年变化并不大，还是那三间瓦房，一间厢房和一间牛槛。只是牛槛边堆起了高高的一垛谷草。牛槛栏杆上挂着两只装满嫩草的竹筐，一新一旧，旧的底上破了洞，新的象是才编好不久。那头黄母牛伸长舌头卷着筐里的嫩草，脖颈下一头半大牛崽正舔着妈妈嘴里落下的碎草。院子里没有人。我想喊一声，话到嘴边却又连忙咽了回去。前次永富老者不理不睬的态度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了。我径直走进厢房。厢房里还是那样杂乱、肮脏，单是那张圆木棒搭成的床上就积了一两分厚的灰尘。我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从房角拣起那把秃头扫帚把床上的灰尘扫干净。

这时候，有人在院子里大声问：“是哪个？”听声音，



象是个孩子。

我忙从小窗洞里往外望，原来是毛毛回来了。嗨！才两年，小家伙足足长高了一头！他背着一筐青草，小书包搭在草筐上。我高兴地朝他招招手：“毛毛，快来！”

毛毛欣喜地放下草筐，连蹦带跳地跑进屋来。他想扑向我，却突然在我面前站住了，偏起脑袋天真地望着我：“叔叔，你变了！”

“哦！”我下意识地摸了摸才刮过胡子的下巴颏，笑着问：“叔叔变年轻了？”

毛毛装出一付很老练的样子点了点头，把我逗笑了。

毛毛发现了我手里的秃头扫帚，抢上前来一把夺过去，随手扔到墙角，车转身抓起床上的背包要往身上背。我给弄糊涂了，连忙按住背包。

毛毛掰开我的手，说：“叔叔，你不歇这点，歇我们那间屋。今早上公公现眷出来的。”一边说，一边背起背包朝外面走。我跟着追了出去。

我们走进堂屋右边的一间小屋。屋子里刚打扫过，地上还洒了些水。靠墙横放着一张农村常见的木架子床，床上铺得厚厚的，不是稻草，而是两床簇新的棉絮。窗下有一张脱